

她说

loud and clear
Her story



对话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演员、花絮兼剧照师杨初五： 和电影一起毕业，希望未来从潮汕走出来的青年导演有我

但·愿·记·录·能·够·担·当·此·任·见·证·她·们·始·终·在



一篇原创网络帖文成进组契机

杨初五与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缘分，像是一桩网络时代的巧合，也是长久沉淀后的水到渠成。在读研时期已经积攒了丰富的场记、剧组实操经验，闲暇时在小红书分享的《如何做好场记》经验帖，条理清晰、干货满满，谁也未曾想到，这一篇随手分享的干货帖，会成为她改写人生轨迹的关键钥匙。

2024年3月，正在读研的杨初五收到了一条意外的私信邀约。彼时，一部院线电影在她的家乡拍摄中，需新增一名经验扎实、细致靠谱的场记。剧组工作人员在小红书检索相关从业者时，首页置顶的杨初五经验帖脱颖而出，详实专业的工作梳理，让对方一眼认定她的专业能力，顺藤摸瓜发现两人早已有了微信联系，于是试探性地问她：要不要进组做场记？

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杨初五瞬间心动。“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，又学电影专业，在潮汕地区深耕影视创作的优质团队寥寥无几，我一直渴望能在家乡的土地上参与影视创作哪怕是义务参与，我也一定要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。”怀揣着对本土影视的热爱与对专业的追求，她果断接下场记的工作，顺利进组。

进组后她依然很“i”：非必要不主动说话，进组前五天，导演也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只知道剧组多了新场记。真正的转机来自一次外勤拍摄，提前预判工作需求的杨初五，细致筹备好导演拍摄所需的各类物资，全程紧跟主创团队，随取随用、事事周全。导演转头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她说：“我叫初五。”从此现场多了一种声音：“初五，这个你记一下。”

这部戏杀青前后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组讯海报已在内部流转，她心里暗暗想进组，却不敢主动开口，只悄悄和身边相熟的剧组伙伴吐露了想参与的心声。

她等不到消息，又不敢催、不敢问，终

于下定决心：走吧，回去上学，于是机票买好了后电话响了，是该组的选角导演来电，问她还在不在潮汕、在哪——她下意识回了一句最关键的话：“我还在潮汕，过来很方便。”于是电话那头顺势邀她：“来公司喝杯茶。”

那一刻，压抑许久的期待瞬间迸发，杨初五毫不犹豫退掉了买好的高价机票，哪怕满心心疼，却也满心欢喜：“只要能抓住这个机会，一切都值得。”

面谈当天波折满满，一路堵车让她迟到近三个小时，剧组主创的等候让她很愧疚，到现场后拖着行李箱连连致歉，但主创团队的包容与尊重，让她彻底放下顾虑。

沟通过，主创团队没有急于敲定岗位，而是耐心询问她的职业规划，尊重她的发展意愿。彼时的杨初五，早已做好全力以赴的准备，她还主动分享了自己拍摄的潮汕家庭私影纪录片，导演告诉她，短片虽然镜头语言有些稚嫩，但内核真挚、情感饱满，很有潜力。面对剧组抛出的橄榄枝，杨初五坦然表示：“只要团队觉得我合适，任何岗位我都愿意尝试、认真学习。”

过程中，时常被陌生人误解与拒绝是常态。很多路人看到几个年轻人拿着海报、四处寻找老人，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，调侃他们“下一步就要派发鸡蛋诈骗了”。一次次的质疑、冷眼与拒绝，没有让她们退缩。她始终真诚又耐心地沟通，努力打破大家的偏见。慢慢的，当地居民发现这群年轻人并非诈骗，而是真心在为本土电影奔走，于是纷纷主动伸出援手，开始帮忙转发、推荐身边合适的老人。

为了鼓励大家积极推荐，选角团队还特意准备了感谢红包，却屡屡被当地人婉拒。“他们说不用谈钱，能帮到本土电影、帮到我们这群认真做事的年轻人，就很开心了。”说完只是把海报接过去贴在店门口，一句“能帮就帮”让杨初五记了很久。

踏遍潮汕寻素人与真情相遇

和路边阿嬷聊到饭点，对方就直接招呼她：“上我家吃饭。”杨初五走进去，桌上一碟菜炒鸡蛋，早晨剩的一点白粥，阿嬷转身在厨房忙了起来，还给她盛一碗绿豆汤，“在外面跑很辛苦，”阿嬷说。临走时，阿嬷把刚炒好的菜脯装一袋，再加一小瓶自制橄榄菜塞她手里：“别嫌弃啊。”

在寺庙里，杨初五遇到了一位八十出头的老奶奶，银发短发、细细的银边眼镜，坐在自己种花的檐下。夸对方好看，老奶奶看着她忽然说道：“你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。”那天下午，她们从白日聊到夕阳钟声响起，老奶奶讲起年少时爱读书的过往，接着牵她走进了那间像回到十几岁读书年代的小屋，握着她的手说：“你要好好珍惜你现在的学习机会。”

这些不期而遇的善意，彻底打开了杨初五的心扉。她说，自己原本很害怕社交也很沉默，可一旦逼着自己迈出第一步——向路边阿嬷开口说“我们来拍电影，想找一位阿嬷”时，她发现陌生人并没有想象中可怕，甚至会很热情。“我一直都不太敢表达。但这段经历让我敢于彻底打开自己，直面陌生人，我也收获了最纯粹真诚的善意。”

色，要求无表演痕迹、自带乡土温情，贴合潮汕侨乡老人的质朴气质。但在影视氛围薄弱的潮汕地区，招募高龄素人演员，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。

潮汕本地拍电影的机会很少，老一辈老人几乎没有接触过影视拍摄，听说要找八十岁老人演电影女主，所有人都觉得我们不可思议，甚至觉得我们是骗子。”杨初五坦言，这段选角经历，是她从业以来最难忘，也是最治愈、最让她成长的一段时光。

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演员，她和选角团队开启了“地毯式搜寻”模式，线上全网发布招募启事，征集网友推荐，线下驻扎广东汕头潮阳地区，走遍潮汕各地的菜市场、广场、老年大学、寺庙，挨家挨户走访沟通，确认信息后，她跟着主创团队做起拍摄工作，记录下团队们找老人聊天试镜的故事。日复一日地推招募，让内向怯懦的她，不得不逼自己走出舒适区，主动与陌生人交流。

过程中，时常被陌生人误解与拒绝是常态。很多路人看到几个年轻人拿着海报、四处寻找老人，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，调侃他们“下一步就要派发鸡蛋诈骗了”。一次次的质疑、冷眼与拒绝，没有让她们退缩。她始终真诚又耐心地沟通，努力打破大家的偏见。慢慢的，当地居民发现这群年轻人并非诈骗，而是真心在为本土电影奔走，于是纷纷主动伸出援手，开始帮忙转发、推荐身边合适的老人。

为了鼓励大家积极推荐，选角团队还特意准备了感谢红包，却屡屡被当地人婉拒。“他们说不用谈钱，能帮到本土电影、帮到我们这群认真做事的年轻人，就很开心了。”说完只是把海报接过去贴在店门口，一句“能帮就帮”让杨初五记了很久。

和路边阿嬷聊到饭点，对方就直接招呼她：“上我家吃饭。”杨初五走进去，桌上一碟菜炒鸡蛋，早晨剩的一点白粥，阿嬷转身在厨房忙了起来，还给她盛一碗绿豆汤，“在外面跑很辛苦，”阿嬷说。临走时，阿嬷把刚炒好的菜脯装一袋，再加一小瓶自制橄榄菜塞她手里：“别嫌弃啊。”

在寺庙里，杨初五遇到了一位八十出头的老奶奶，银发短发、细细的银边眼镜，坐在自己种花的檐下。夸对方好看，老奶奶看着她忽然说道：“你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。”那天下午，她们从白日聊到夕阳钟声响起，老奶奶讲起年少时爱读书的过往，接着牵她走进了那间像回到十几岁读书年代的小屋，握着她的手说：“你要好好珍惜你现在的学习机会。”

这些不期而遇的善意，彻底打开了杨初五的心扉。她说，自己原本很害怕社交也很沉默，可一旦逼着自己迈出第一步——向路边阿嬷开口说“我们来拍电影，想找一位阿嬷”时，她发现陌生人并没有想象中可怕，甚至会很热情。“我一直都不太敢表达。但这段经历让我敢于彻底打开自己，直面陌生人，我也收获了最纯粹真诚的善意。”



杨初五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拍摄现场工作

镜头记录成长与乡土初心

除了选角工作，杨初五还兼任电影拍摄期间的花絮师工作，成为剧组忠实的“光影记录者”。从2024年4月提前进组筹备，到2025年1月拍摄杀青，她扎在剧组近九个月。

在剧组里，她用镜头定格影片拍摄的每一个珍贵瞬间，负责拍摄剧照、花絮视频，累积了好几TB的影像资料，相对完整地留存了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在片场里从筹备、拍摄到杀青的幕后故事。作为纪录片方向的研究生，记录光影、留存温情，是她的专业所长，更是她的热爱所在。“对我而言，能在自己热爱的剧组，用镜头记录热爱的事，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。”杨初五如是说。

在现场，她的存在感很有意思：一开始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，但当大家发现“初五走过来”的时候，镜头不是审判，而是安放，反倒更愿意在她面前放松露出古怪表情、碎嘴真话与疲惫后的沉默。“现场的工作人员、演员，大家都很愿意坦然面对我的镜头。这不是因为我有任何权力，是因为他们知道——我拍的这些，归剧组，也归尊重。”

在海量的影像素材中，杨初五最珍视的是对电影女主角、饰演南枝的李思潼的长期拍摄。两人初次相遇于女主试戏现场，当天两人一起坐车的返程途中，傍晚的斜阳洒在李思潼身上，杨初五随即拿起手机，问对方“你现在什么感觉”，从那一刻开始记录起对方最真实的状态与心声。

在2025年李思潼21岁生日时，杨初五写下了长文祝福，祝福这位年轻演员在影视路上继续绽放光芒。而在影片上映前夕，两人又一起吃了顿饭，回忆起过往一起拍摄的时光，杨初五尤为感慨，“思潼拍戏时20岁，很荣幸是她成长路上的见证者之一。”

同时，身为潮汕人的杨初五进组后，当剧本与历史材料摊开，她才更明确意识到：所谓侨乡史并非只写在匾额与纪念馆里，它写在一封封手写批信、一本本批局账册、一代代留在村里的女人身上。“潮汕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书写的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力量撑起自己的小家庭，这么多人撑起来，就撑起了整个潮汕的半边天。”

潮汕女孩走出工厂破茧逐光

如今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这部口碑佳作中留下幕后姓名的杨初五，人生轨迹其实并非一帆风顺，她出生在揭阳普宁一个普通工薪家庭，小时候就被父母带进了工厂世界：十多年时间里，她一直在工厂流水线旁帮忙，大到车衣服（缝制机做衣服）、折盒子，小到递零件。

这个在工厂机器轰鸣中长大的女孩，早早看清了许多普通潮汕女孩的固定人生轨

迹：年少务工、成家生子、终生困于工厂与家庭。日复一日的工厂生活沉闷闭塞，唯独工厂老板办公室一台老式大头电视机，为她打开了通往外界的窗口，悄然埋下影视梦想的种子。

杨初五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“转折画面”：十二岁的夏日，闷热的工厂如同蒸笼，她要小聪明把货拉到老板关着门的小办公室门缝边——因为门缝会漏一点空调风，透过门缝还能瞄到老板那台带“大大后脑勺”的老电视机。那天屏幕上正播着电影《风雨哈佛路》：一个家庭破碎的女孩，硬是靠上学改变命运，考上哈佛。“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念头：我要上大学。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学是什么，但我隐约觉得：只要走出去，就可能不用一直在这个厂房里。”

她的升学路也不是爽文：本科传播类专业毕业后，她在媒体实习过，也经历过被裁员的低谷，后来干脆把行李拖到横店，从最低处的“录音小助理”做起，一天赚不到一百元，但剧组包吃住——她用这种最粗糙的方式，第一次感受到“影视现场”的温度。

那段时间，横店的日头毒辣、尘土飞扬，杨初五住在群演的宿舍里，半夜能听见隔壁床的呼噜声和梦里喊“卡”的声音。她的工作是帮录音组扛杆、理线，有时候还要帮大助理念场记单。工资微薄，但她觉得值得，因为她在片场看到了一种近乎魔幻的现实主义：夏天穿着厚重的羽绒服拍冬戏，演员嘴里呵着白气，周围却是巨大的鼓风机和人造雪机在轰鸣，“原来电影里的世界是这样造出来的。”

也是在横店，一个比她大几岁、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的导演姐姐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你想的话，可以去考研。”杨初五就在考研报名通道快关闭前把资料填了，顶着只剩二十来天可复习的时间，带着一战考研失败的回忆，凌晨四点半起、晚上十二点睡，努力把自已送进了重庆大学影视艺术学院（广播电视方向）的课堂。

读研期间，杨初五从未停下脚步。经历过失业与生活的困顿，她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校园时光，课堂上认真钻研专业知识，课后积极把握每一个进组机会。凭借本科摄影、短片拍摄项目以及横店积累的操作经验与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，她得到许多专业老师青睐，受老师推荐后继续参与了许许多多影视综艺剧组，涉猎场记、录音、幕后拍摄等多个岗位，一点点积累经验。

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，杨初五其实从18岁成年起便坚持兼职，做餐饮服务生、实习记者、拍短片、做婚礼拍摄、承接影像记录工作，凭借专业能力赚取学费与生活费，独立撑起自己的求学之路。

但也因此，来自家乡的传统压力会以更锋利的形状出现，一路走来，她的求学逐梦之路始终伴随着偏见与质疑。她上大学生后，有亲戚直接当面指责她：“年纪不小还在读书，不养家、不成家，是自私不孝。”而

父母始终是她最坚实的后盾。父亲早年因错失大学机会留有遗憾，早早许诺女儿：“只要你考得上，砸锅卖铁也供你读书。”本科、研究生阶段，父母从未逼迫她向世俗妥协，默默包容她的选择、支持她的梦想。

不过，长久以来父母却也给无法理解杨初五在影视行业的工作，在一辈眼中，拍戏、跑组是虚无缥缈的事情，远不如教师、医生稳定体面。那时候奔波于潮汕、四处选角，父母始终看不懂她的工作内容，满心担忧。直到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上映，杨初五悄悄自费包车，请父母与亲朋好友前去观看，最初父母还不愿进影院看，她只能用是剧组赠票的理由，才把怕浪费钱的父母带进了影院里。

散场夜风里，杨初五母亲第一次跟她聊起电影剧情，“南枝是个好人”“这段最好看”，最后冒出一句：“我终于知道你两年前在做什么。”那一刻，杨初五感觉就像是风终于把某扇旧门吹开了上，不是宏大的和解，而是母亲用“看懂剧情”来表达“看懂女儿”。如今她的父母也不要她成才出名，只有一句温情脉脉：“照顾好自己。”

希望成为真正的导演以镜头记录

回望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剧组时光，最让杨初五难忘的时刻之一，是杀青日那场特殊的“双向毕业”。那时她还差论文收尾，希望能提前和自己热爱的电影一起“毕业”，于是小心翼翼地向导演蓝鸿春说：能不能让我穿着硕士服，请大家跟我说一句“毕业快乐”拍个视频？已是深夜的拍摄现场，在一条巷子里，人很多，而导演拍拍她的肩膀说：“快去穿好衣服来拍吧。”紧张慌乱中，女主角李思潼正默默在身边帮她整理毕业服。

杨初五走到杀青台前，主创们对着镜头齐声喊道：“祝初五毕业快乐。”她心里把那句“跟电影一起毕业的那个深夜”——到2026年春夏之交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终于在全国上映，29岁的她也顺利拿到了学位，两条时间线终于并轨。

此时此刻，杨初五日常的生活节奏是休息、吸收、写作。在没戏可接的间隙，她把时间塞给自己想写的剧本、想做的私人项目，并谨记当初她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剧组中看到蓝鸿春导演和主创团队们日复一日的坚持里得出的感悟：别急着在网上说“要做的事”喊成宣言，先沉下心来做事做稳，做好了再郑重介绍。

当被问到更远目标时，杨初五说：“我希望未来潮汕地区走出来的青年导演里能有一个。这也是我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拍摄期间，自己在心底种下的种子。我想拍身边普通人的故事，想告诉大家不止一种活法。”